

我的科幻經歷

筆者如薄有微名，是在出版界、科普界和科學史界。在科幻界，我之所以有一席之地，純粹是因為輩份較高的關係。

寫作科幻：第一階段

筆者寫作科幻，明顯分為兩個階段，一是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六年，一是最近幾年，特別是去年（二〇一三年）和今年。

一九七七年底，自然科學文化公司策劃出版一份少兒科普刊物，主要負責人有石資民（總經理）、石育民（師大物理系教授）昆仲，和任教台灣技術學院的曾憲政教授。當時我是該公司的總編輯，理所當然成為策劃者之一。我建議每期刊出一篇科幻小說，並自願打頭陣。一九七八年四月《少年科學》創刊，刊出科幻小說〈西施〉，我的科幻經歷就是從這篇小說開始的。

一九七八年初，美國出版暢銷書*In His Image: The Cloning of Man*（照他的形象——人的無性生殖），媒體大肆報導。〈西施〉應合這則新聞，寫作目的是寓科普於科幻，解說無性生殖（複製）的過程。小說的四要素：人物、對話、情節、衝突幾乎都不具備。與其說是科幻，不如說是科普。中國大陸曾經將科幻視為科普的載體，這篇科普意味濃厚的嘗試之作，曾經受到海峽對岸廣泛注意。

自然科學文化公司還經辦一份刊物——《讀書人》，主要由我負責，一九七八年元月創刊，編委有宋建成、尉天驄、陳少廷、費海璣等知名學者。〈西施〉刊《少年科學》四月及五月號，緊接著《讀書人》六月號刊出我的第二篇科幻小說〈解剖室之夜〉，這篇諷刺性強烈的短篇，是我的代表作之一。

早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，研究幽浮的好友呂應鐘就創辦一份集科普、科幻、靈異於一體的綜合刊物《宇宙科學》。我在該刊發表過幾篇科普作品，和一篇勉強稱得上科幻的作品——〈推背圖〉，刊出時間大約是一九七八年秋。

為了替《少年科學》尋覓科幻作者，透過呂應鐘結識了黃海，再輾轉結識了淡大研究未來學的賴金男教授。當時金男除了教學，還兼淡大刊物《明日世界》的總編輯。金男好客，喜歡交朋友，曾數度邀宴科幻作者，因而結識了葉言都先生和《明日世界》的主編王丁泰先生。

一九七九年，我在《明日世界》七月號和十一月號各發表一篇科幻：〈屍變〉和〈公元五〇〇〇年〉。後者諷刺極權政治，大陸改革開放初期，曾被廣泛轉載。前者諷刺崇洋媚外，是我的代表作之一，登出後該刊曾遭警總電話警告。

一九八〇年春，菲律賓僑領許希哲先生出資創辦《飛碟與科幻》季刊，由黃海擔任主編。同年秋季號，刊出我的科幻作品〈北極行動〉（後易名魔鬼門徒）。

一九七七年九月《自然雜誌》創刊，創辦人是中興大學環工系系主任陳國成教授，編務由我負責。編委由陳教授和我分頭延攬，陳教授邀請的編委中，和我過從較密的是台大昆蟲所博士生楊平世、植物所博士生鄭元春。陳國成夫人江瑞湖教授任教興大昆蟲系，平世大學就讀興大昆蟲系、碩士班就讀興大昆蟲所。大約一九七九年，經由平世介紹，結識《台灣時報》副刊（台副）主編周浩正先生。浩正的夫人孫志寧教授，亦任教興大昆蟲系，和平世互動甚多，浩正很早就和平世相識。

周浩正喜歡科幻。一九八一年春及一九八六年春，呂應鐘曾兩度為台副策劃科幻專輯，我為台副寫過六篇，包括一九八一年的三篇——〈掌心雷〉、〈綠蜻蜓〉和〈蘇大爺〉，一九八二年的一篇——〈魔霧〉，一九八六年的兩篇——〈哪吒〉和〈真君復活〉。〈掌心雷〉可能是台灣地區第一篇武俠科幻，〈綠蜻蜓〉是個寓言故事，〈真君復活〉諷刺專制極權。〈真君復活〉刊台副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七日，此後二十幾年沒發表過科幻小說。

二〇〇八年，我因投稿和中華日報副刊（華副）主編羊憶玫女士結緣，在華副發表極短篇〈二〇二〇機器人〉。二〇一一年初發起成立「中華科幻學會」（詳後），同年六月初前往廈門出席「海峽兩岸科普論壇」，和《科學與文化》主編葉荔女士達成協議，《科學與文化》特闢一科幻專欄——「來自台灣的幻想」，由「中華科幻學會」會員供稿，我的〈複製人XS〇〇一〉發表於該刊二〇一二年七月號。〈二〇二〇機器人〉和〈複製人XS〇〇一〉都是改寫昔日未完成的舊作，換句話說，從一九八六年至二〇一三年秋，有二十七年沒再積極寫過科幻。

推動科幻：前期

筆者推動科幻，從一九七八年為《少年科學》策劃科幻專欄開始。一九七九年，自然科學文化公司改組為環華關係企業，董事長是石資民，我仍為總編輯。環華下轄若干子公司，一九八〇年董事潘朝闊教授創立星際出版社，一九八一年七月推出《世界科幻名著》二十冊，由梁祥美、馬文善編輯，由我負責企劃，並與石資民教授負責審定。同時又企劃《中國當代科幻選集》（一冊），由馬文善、李金蓮編輯，由我和黃海、呂應鐘主編，作為購閱《世界科幻名著》一整套的贈品。

筆者在《中國當代科幻選集》編序上說：「因為推動科幻的刊物少，寫作科幻的人也少，所以結集這個集子並不十分困難。寫作較多的作家——黃海、張系國、呂應鐘、張之傑（章杰）、鄭文豪等，由作者本人自選兩篇。其餘由編者蒐羅，除了長篇和兒童科幻，凡是蒐羅到的，全部收入選集。收選時限以民國七十年五月卅一日為限。編排順序，以各家寫作科幻的筆齡為序，而不以該篇刊出的遲早為序。相信這本選集，可以做為三十二年來台灣地區科幻小說的重要史料。」當時鄭文豪還是大學生，他出國後我曾兩度為《科學月刊》向他約稿，一次是一九九七年九月號的「藝術和科學」專輯，一次是一九九八年二月號的「科學與科幻」專輯，直到二〇一一年十二月才在黃海邀約的一次餐敘上和他見面。

當《世界科幻名著》全面展開之際，我不免想到，何不搭乘這趟順風車創辦一份科幻刊物？一九八一年八月推出《科幻文學》季刊創刊號（夏季號），我在發刊詞上說：「科幻讀者少，是大環境使然，不是我們所能左右的，但發表園地少，卻可以解決。解決之道，就是辦一份專門刊登科幻作品的刊物。有了刊物，就可以培養更多的作者。有了作者，就可以孳生更多的刊物，結合眾多的作者與刊物，就可以形成一股推動的力量。」《科幻文學》季刊採會員制，發刊詞的結尾說：「凡事開頭難，現在既已開頭，剩下的就是錢的問題了。其實錢也不難，因為——大家出錢大家看！」

然而，《科幻文學》創刊不久，也就是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三日，一寫完《環華百科全書》的編序，就頹然病倒了！具體的說，就是焦慮、胸悶、失眠和心悸。我到耕莘醫院看心臟內科，醫生判斷是自律神經失調，建議我改掛精神科。踏入精神科診療室，醫師一眼就看出問題所在，問我是不是壓力太大？我說，從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起，一直在編百科全書，壓力的確很大。醫師建議我住院全身大檢查，順便休養一下。

住院一週，除了自律神經失調所引起的身心症狀，沒檢查出其他毛病。出

院時醫囑應長期休養，按時服藥，否則可能有嚴重後果。我心中盤算，《環華百科全書》已到了收尾階段，說什麼都要堅持到底，但許多事必須捨棄。當時我利用假日就讀靈山佛學研究所，已讀了一年，就忍痛捨棄吧。才剛創刊的《科幻文學》也只好捨棄了。平時喜歡在報章雜誌上寫文章，就停筆吧。所參與的一些社會工作，就不再參與吧。……

做出這些決定，頓時覺得輕鬆不少，於是將帶回家的一大堆藥物全部倒進馬桶，決定以自己的意志賭一下。在劉君祖、黃台香等的協助下，一場豪賭到十二月十日正式結束。此後書稿交給企劃部，在呂石明先生帶領下，從一九八二年五月起，每月出版三冊，同年十月二十冊全部出齊。

《環華百科全書》收「科幻小說」詞條，由張之傑、黃海、呂應鐘署名。據黃海說，這是台灣辭書收列「科幻小說」條目之始。《環華百科全書》出齊，健康已大致恢復，一九八三年六月，我為《大眾科學》策劃科幻專輯，收文六篇，作者為呂應鐘、劉君燦、鄭文豪、陳克華、章杰（筆者）和黃海，我撰寫的一篇是〈近年來大陸上的科幻小說〉。

《環華百科全書》出齊後，原本計劃讓《科幻文學》復刊，但剛休整過來，另一個大計畫《環華大辭典》隨即展開，哪有精神顧及其他！一九八四年四月，環華遭人檢舉漏稅，某日一批調查局幹員突擊財務部，沒收所有帳冊。廠商得到消息，紛紛前來收帳，員工也紛紛到財務部擠兌（很多員工將薪資存在公司，我就存了五十多萬元），幾百人的公司當日就土崩瓦解！

國立科學教育館館長陳石貝先生得到消息，親自到編輯部看我，要我不必擔心，可到該館工作；錦繡出版公司的老闆許鐘榮先生得到消息，也冒雨前來，要我到錦繡工作。這時《環華大辭典》由誰接手還混沌不明，不能遽然答應兩位仗義相助的好友。環華倒閉後約兩週，董事陳移強先生將《環華大辭典》接去，和我談妥，支持大辭典的工作到出版為止。

許先生得到消息後，建議我每天到錦繡半天，等《環華大辭典》出版，他願接納編輯部的所有成員，使同仁可以安心工作，於是我即刻成為錦繡的顧問，幫他完成《放眼中國》套書計畫。大約一九八四年秋，我將呂應鐘介紹給許鐘榮先生，並向公司提出經辦一份科普兼科幻刊物的計畫，取名SUF（Science, UFO and Fiction），由應鐘負責。許先生欣然同意，接著密鑼緊鼓地展開，及至進入試編階段，因企劃單位反對而胎死腹中。

一九八四年底，《環華大辭典》三巨冊在黃台香、朱文艾、吳雪葉、張淑芬、譚志強、丁素琴等十餘人不眠不休的努力下終於問世。為免環華債主討債，出版時易名《百科大辭典》，書名不能再有「環華」二字。翌年五月，環華編輯部解散，我到科教館擔任副研究員，並繼續擔任錦繡的顧問，大辭典的編輯同仁有四、五位轉往錦繡，但因兩家公司文化不同，不到一年就全部離去。

我在科教館的工作，起初以設計展品為主，從一九八七年起，陳館長竭力爭取遷館，第一份報部的遷館企劃書就是我草擬的。一九八八年春，教育部核准遷館，館長畀予的責任愈來愈重，有些廠商得知我在參贊遷館工作，有人要請我吃飯，有人說要到我家拜訪，對我造成很大的壓力，自覺無力應付。錦繡老闆勸我到他們公司專任，我和內人商量，她是老公務員，想了想說：「你這個人不懂得保護自己，我看就離開吧。」我說，離開會對不起館長，內人說：「等涉入深了才離開，就更對不起館長了。」一九八八年秋，我辭去科教館的鐵飯碗，再次回到出版界。

一九八九年，張系國籌劃創辦《幻象》，曾邀約科幻界人士餐敘，席間見過倪匡，結識了系國之妹張敏敏，香港科幻作家李偉才（逆熵），青年科幻作家林耀德、洪凌等。同年夏，在張敏敏邀約的一次聚會中，與在美留學、返台度假的葉李華相識，日後他成為台灣科幻界的重要人物。

《幻象》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創刊，我寫了一篇賀詞〈走出自己的幻象〉。該刊第二期至第六期由呂應鐘主編。一九九二年四月中旬，創辦人張系國來電，提出輪值主編的構想，並要我從第七期起出任輪值主編，當時我較有空暇，欣然應命。第七期一九九二年九月出刊，我為接力小說《第五向度》寫作第六章。第八期一九九三年八月出版，我在「編者的話」說：「作為台灣唯一的科幻刊物，我們必將寫入史冊。」然而，沒想到第八期竟是最後一期。

話題再回到錦繡。老闆許鐘榮先生對出版抓得很緊，我以顧問身份兼領編輯部，其實總編輯是許先生本人。當我發現不能在出版上有所發揮時，就把精神用在業餘治學上，起初著力民間宗教、民間文學和西藏文學，一九九六起致力科學史，開展出科學史與美術史會通的道路，從一九九六年七月起，在《科學月刊》開闢「畫說科學史」專欄，連續寫了十二篇。到一九九七年底，在《國家圖書館館刊》、《自然科學史研究》等兩岸學術刊物發表八篇論文，迅速在科學史界嶄露頭角，並於一九九七年底發起成立「中華科技史學會」。

一九九八年，我為《科學月刊》二月號策劃「科學與科幻」專輯。《科學月刊》一向認為：「科學是科學，科幻是科幻」，為了避免混淆，創刊以來從未談過科幻。這個專輯收文六篇，作者有葉李華、李逆熵、范盛泓、金濤和黃海（寫兩篇）。葉李華一九九七年回國，那時我負責科月編務，邀他擔任編委。范盛泓是位牙醫師，雅好科幻。金濤是大陸科普、科幻大家，也是我的好朋友。六篇文章的內容，都是從科學角度談科幻。

推動科幻：近期

二〇一〇年，《科學月刊》歡慶四十週年，我意會到一件事只要做得好、做得久，就可成為歷史。這時我發起成立的「中華科技史學會」已進入第十三年，不禁想到何不再成立個「中華科幻學會」？「中華科技史學會」先從「中華科技史同好會」開始，科幻學會也先從同好會開始吧。

我將構想告訴科幻作家黃海，和雅好科幻的科月編委鄭運鴻、蘇逸平。2002年夏，我負責《科學月刊》編務時，以譯介科幻知名的葉李華教授，常帶著四、五位年輕人列席編委會，我邀請其中年紀稍長的兩位——鄭運鴻和蘇逸平擔任編委，因而與二人結緣。2011年2月21晨，我發函科幻界朋友：

各位科幻界朋友：

經過二十多天的奔走、聯絡，現在要正式宣佈：中華科幻同好會就要成立了！本月二十六日下午二至四時將假文山社區大學（設景美國中）召開籌備會議，敬請踴躍出席。

中華科幻同好會之所以能夠順利成立，除了得到科幻界新舊朋友的支持，還得到文山社區大學和張昭鼎紀念基金會鼎力相助。社大將提供演講場地和宣傳，基金會將提供演講費用。自今年三月起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月的第二個週六下午二至四時，將以「中華科幻同好會、文山社區大學、張昭鼎紀念基金會聯合舉辦」的名義，辦理與科幻有關的演講或座談。

我之所以發起成立中華科幻同好會，有其近因和遠因。近因是元月二十七日宴請《科學月刊》的朋友，席間談起一位熱愛科幻、已離職的編輯，美編姜泉先生對我說：「您發起的中華科技史學會已經上路，就再發起個科幻同好會吧。」姜先生的提議使我心頭一震，當晚就將成立中華科幻同好會的念頭告訴黃海、鄭運鴻和蘇逸平，發起行動正式啟動。

以我的年紀，做人做事多少有些定見，絕非姜先生一句話就能鼓動得了。發起成立中華科幻同好會還有遠因。近一兩年來，陡然覺得自己老了，對抗衰

老的不二法門，就是找些事來做。我是老科幻，雖已將近三十年不寫科幻，對科幻卻始終抱持興趣。姜先生的提議，使我找到著力點。以我的輩份，我是有資格發起成立科幻同好會的。

然而，畢竟年紀大了，我的任務是搭起舞台，交給青壯輩接手，不是親自粉墨登場。到今年五月，同好會應可吸收到相當數量的會員，六月就可召開會員大會，經由民主程序，依照章程選出召集人或會長。在這之前，就由我暫代吧。

現在我就宣佈，會員大會之後，我將只是個普通會員（不擔任幹部）。未完成的任務，如申請以「中華科幻學會」名義立案（同好會不能立案），籌辦會刊等等，就讓接手的青壯輩去努力吧。現今科幻界人才濟濟，相信青壯輩一定比我們這些「老前輩」做得更好。

中華科幻同好會即將成立，心情無比輕鬆。接下去還要做什麼？看機緣吧。即使找不到可以著力的「大事」，起碼還可以寫作。只要一息尚存，人是不能停的，我不會讓自己停止不動。

張之傑於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晨

參加籌備會議者有王宗霖、王彥欽、王凱洋、郎煒、呂應鐘、吳榮二、林健群、邱欣慧、高志峰、孫榮康、黃海、張之傑、張東揚、張瓊齡、楊蘇之、曾耀寰、董雅幸、詹志明、簡媚媚、鄭秀娟、鄭景隆、鄭運鴻、劉名哲、羅慧伶等二十四人。鄭運鴻提案討論會名，郎煒先生建議，既然日後將以「中華科幻學會」名義申請立案，何不一步到位。經過表決，通過以「中華科幻學會」名義成立社團。

三月十二日舉行第二次集會，出席者有王宗霖、白慧琪、李伍薰、郎煒、林健群、金升光、孫榮康、黃海、馬立軒、張之傑、張東揚、陳育星、楊蘇之、曾耀寰、葉言都、董雅幸、賴進義、鄭運鴻、劉名哲、羅慧伶、羅際揚等二十一人。「中華科幻學會」在這一天正式成立。

在成立大會上，我引用鄭運鴻前一天晚上寫給我的信中的一段話：「若干年後，人們想起三月十二日，除了知道它是植樹節，還知道中華科幻學會在這一天成立了！」我又說：「本會暫時將是個柔性社團，出席者皆為會員。時間久了，就會沉澱出一批經常出席的忠實會員，到那時才有能力申辦立案。」（二〇一四年五月立案，鄭運鴻為第一任理事長。）

在籌備會上，我說以後將只是個普通會員，冥冥之中似乎早有定數。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（週五）約下午三時十五分，我上完課，走出世新大門，那天下雨，預備叫輛計程車回家，忽然覺得暈眩，兩眼看到的物象分離成一上一下（兩眼不能聚焦），約莫過了一分鐘，才逐漸恢復正常。此後直到六月三日，每天都發作一至三次，每次一至三分鐘。六月四日後未再發作，但從此眼睛容易疲累，頭頸部麻木僵硬，不再神清氣爽，步履也沒有從前輕快。

我去看過眼科、耳鼻喉科、神經內科，做過血液檢查、頭頸部超音波檢查、腦部核磁共振，都查不出所以然。一位眼科老醫師判斷，可能是腦神經中的滑車神經（負責眼球上下運動）供氧出了問題，換句話說，就是供應滑車神經的細小血管暫時受阻所致。

因為發起成立中華科幻學會，二月間和榮總的眼科醫師陳克華聯絡上。同年九月三日，克華約我見面，一九八三年初次晤面他還是北醫學生，如今已是知名眼科醫師和名作家了。談起我的症狀，克華建議我去看他的門診，幫我仔細檢查一下，另建議我長期服用銀杏葉。我沒去看他的門診，銀杏葉卻服用至

今。

自從健康出了狀況，而且可能出在腦部，我的人生已從「加法」變成「減法」。中華科幻學會交鄭運鴻接手，世新的三門課辭去兩門，所攬的一些社會工作，如科月理事、文山社大自然科學課程召集人等也辭去了。此外不再熱衷參加研討會和寫作學術論文，不再汲汲於發表文章，不再主動和同行交流……。不過減來減去，有些事是減不掉的。孔子說：「古之學者為己」，就閉門多做些自己的事吧。

寫作科幻：第二階段

我的重新啟筆寫作科幻，主要是近一年來的事，箇中因緣要從《科學月刊》（科月）與臺灣商務印書館合作出版科普叢書說起。二〇一一年初，科月與臺灣商務印書館達成協議，選取已刊出文章，供商務出版「科普館叢書」。我參與編選工作，主編了四冊，因而結識了總編輯方鵬程先生。二〇一二年底，科月美編離職，沒人代為從舊檔中抓取文字、圖片，編選工作因而暫停。方總編對我說，如有自己的書稿，可以交給他們看看，於是將寫了五年的專欄「詩說歷史」整理成書，二〇一三年九月初交給商務（今年二月出版），不免想到下一步要做什麼？

我在世新開設三門通識課，其中有一門「白話科學」，由葉李華教授始創，課程的立意是：文言難懂，翻成白話就容易懂了，科學也可以像白話文般通俗易懂。後來李華到交大專任，就把這門課交給鄭運鴻老師。二〇〇六年，運鴻辭去世新兼課，校方找我接手。運鴻採取前一週上課、下一週放映相關科幻影片的方式。看科幻片時，他效法日據時期電影院的「辯士」，隨時指劃、解說，藉以印證上一週的講課內容。

我接手後，每學期只放映兩、三部電影，另擬定九個主題：談科學、談流感、談憂鬱症、談天說地、談太空探測、談基因工程、談複製和幹細胞、談機器人、談奈米科技，全都是媒體上經常出現的話題。我對這些主題並非全都遊刃有餘，為了教學相長，就不論熟稔與否，每一講寫一篇講義，一學期下來，寫了約四萬字。其後每年開課，都會略加增補、更新，幾年下來，已增至五萬字左右。

二〇一三年九月將《詩說歷史》書稿交給商務後，決定將「白話科學」的講義大幅增補、更新，整理成一本約八萬字的科普書。我又想到，只憑坊間沒有類似的產品，並不足以讓人眼睛一亮。從葉李華創設「白話科學」課程，到鄭運鴻繼承，開始搭配科幻電影教學。我接手後，才減少科幻電影，但一學期仍放映二至三部。實踐證明，搭配科幻的確可以引起興趣，如今整理成書，何不在每一篇之後搭配一篇科幻小說？

於是從二〇一三年九月下旬到今年三月初，除了增補三萬多字，又寫了九篇科幻小說。回頭看看，早期科幻作品較為冷峻，諷喻性強，如今較為溫潤，已沒什麼火氣。小說是我的弱項，不論早期或近期作品，都難登大雅。語云：「家有敝帚，享之千金。」短期內寫成九篇科幻小說，不禁想到連同早期作品出本集子。

一九九二年，蒙老友宋定西先生協助，曾出過一本科幻集《綠蜻蜓》（漢光文化），內容由五篇論述、十二篇小說和一篇改寫的翻譯小說構成，黃海兄代為取名屐痕篇、磨劍篇和煉石篇。連改寫的翻譯小說都列入了，拼湊痕跡顯而易見！

如今加上搭配「白話科學」所寫的九篇小說，已足夠出一本較像樣的科幻集子。我從早期作品中選取十篇，輯為卷一，再從近年的作品中選取十篇，輯為卷二。卷一和卷二之間，空白了二十多年！只花了半天時間，一本八萬多字的科幻小說集子就編成了。

然而，我在小說界無籍籍之名，誰會為我出版？一轉念，就想到UDN數位閱讀網。UDN數位閱讀網企劃總監陳芝宇小姐曾為我出版過兩本電子書——長篇武俠小說《江湖行》，和長篇歷史小說《赤崁行》，就再求助陳小姐吧。四月十六日信件寄出，當天就收到回信：「很高興有此機會又能合作。請教您仍然願意出版免費電子書嗎，或是希望收費？」收費增添UDN麻煩不說，也收不到幾塊錢，還是採取免費方式，讓更多人看到吧。

這本集子要取名什麼？我擬了五個名子，正在斟酌不定，老同事朱文艾女士認為，既然在UDN數位閱讀網上已有《江湖行》和《赤崁行》，這第三本當然應該取為《科幻行》。一錘定音，書名就這麼決定了。

集合新舊作品出本集子，不能沒有自序，就藉機縷述自己的科幻經歷吧。四月十八日啟筆，寫了大約一半，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赴北京、重慶出席「第四屆海峽兩岸科學傳播論壇」，返台略事休息，二十八日就馬不停蹄地趕寫這篇流水帳。二十九日草成初稿，當即寄給朱文艾女士，近三十年來，我寫的東西都經女士過目，我在信上說：「回首前塵，一路走來，真的很辛苦。」此文記錄了我的科幻經歷，附帶提到一些人生際遇。人生是艱難的，儘管表象上顯得跌宕多姿。

（民國一〇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於新店蝸居）